

**成佛不是嘴巴說說就可以
要有無量福德
要有因有緣，其因就是菩薩道
無量布施與忍辱，直到永遠**



出家是什麼一回事 勝軍

每一個佛教徒，都曾經閃過出家的念頭，有一小部分真的出了家，大部分人仍不時閃著念頭。但出家是否適合自己？出家是什麼一回事呢？錯誤了解出家的人似乎不少，作錯了決定更可大可小，這探討將有助佛子去釐清。

總的來說，出家是另一種生活方式，它否定了在家的為名、為利、為我、我所、我愛，營役的生活方式，改成為眾生的專業行持。不是在家人的只照顧自己的眷屬偏狹思想，為眾生包含為父母親友等廣博的救度。因此，出家不會「六親不認」，但也不會繫縛在親情中。佛陀不會留在家中聚天倫，說親情。但當父親生病時會去探望；病逝後會去扶靈。佛陀時代的出家眾不許擁有任何東西，不要財、不要色、不要親情、無私產、無私眷。在現代社會可能不一定做得到，但它的精神，它崇高的理想仍須謹記，反省。出家有很大功德，因它代表佛教，住持佛教；同樣，如有過失，它的罪過也相當大，由於代表佛教，影響深遠。

以下由四方面去探討出家，希望能讓人去了解出家是什麼一回事：

一. 出家的心態 — 身出家只是外相，心出家才最重要，如果一個居士能做到心出家，比身出家更殊勝，更值得尊敬。出家最重要是有出離心。出離不是消極，不是逃避，也不是不去接觸塵世事物。只是它已勘破了人生的無常，苦，厭倦了為一己私利的鬥爭，殺害，去追求那無欲無求、淡泊簡樸、超然慕道的清淨世界。乃至發起廣大的菩提心，帶領眾生離苦得樂。佛陀時代，出家主修智慧，解脫道，他不蓄私，不謀利，因此沒有餘裕去作福業之事，故如建寺、布施等福德，皆由國王、大富長者去作。出家人開放給居士去供養，讓居士種福，但同時亦會向他們說法，以表感激之情，去除他們的苦惱，並使佛法得以傳播。出家人「弘法為家務，利生為事業」，每一刻一秒都為度眾生，傳播佛法為己任，他沒有時間去做「世間」事務，當然相對於「出世間」事務，這些都不值得去做。他沒有時間去為自己打算，只能作一個乞士，討飯討生活，當然不能要求過多或過奢的生活。一方面他要淡泊過活，不能自視過高；一方面他是宗教師，荷担如來，統理大眾，指導眾生走向光明大道。這無酬無利，終生刻苦的事業，如沒有堅強的意志，身心不健全，正念正知，恐不為功。

出家要有一個無我的心態，沒有我的財產，沒有我的喜好，只有完全為眾生服務的一條心。因此，他不擁有任何財物，遍施一切眾生；他獨身，以便脫離家的羈絆，全心全意為眾生奉獻。為了利益眾生，他修持解脫道，找出去苦的方法，引導大眾離苦；他更常時在定中，在最佳狀態下拯救眾生。他行、住、坐、卧不離佛法，甚至上廁所也默念「當願眾生，棄貪嗔痴，蠲除罪法」，世間事物不會樂著，唯一的法喜就是眾生得著佛法的利益。但有一種畸型心態可要特別小心，有些以為出家後就一登龍門，受人膜拜，權力集於一身，什麼都以自己為主，任何意見都以自己為佳。最要命的是財富跟著而來，那足以毀掉道心，從此墮落。查出家後須經數年的訓練，才可出來住持佛教，不是身份改變了就馬上登寶座。以上皆是出家者應有的心態，須然現代環境下不一定做得到，但那制度，指標仍是不可或忘的。

二. 出家的生活方式 — 如果出家後仍然與俗人週旋，保持密切來往，經常聯群結隊往公共場合吃飯，遊覽。如果出家後仍常處理世間事務，如買賣樓宇；投資保值；吃喝遊藝；談天說地；論政爭議；倒不如不要去出家。出家的生活方式必有很大的改變，與世俗的生活方式很不相同，否則毋須去出家。避免與俗人俗事接觸，減少薰染，保持清淨，更避免讓其他人譏嫌，這些都是要注意的事情。既然要出家，必忙於作出家事：弘法利生；修定修慧；多聞廣學；解脫離垢。根本沒空，沒興趣去接觸世間事。

有兩類出家眾：一類是「阿蘭若」比丘，遠離群眾，在寂靜處專心修行。另一類是人間比丘，專往人群中去度化眾生。兩類出家眾沒有優劣之分，只有性格之別。佛要弟子遠離憤鬧，這是通於兩類出家眾的。如人間比丘因度生關係需至憤鬧處，心也需常保持寂靜的定境，更常留意機會遠離憤鬧。

出家人的日常生活都融和在修行中，首要是呵五欲，保持六根清淨，常常警察著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讓向外馳，對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更常常提高警惕，不讓自己陷落在境遇中。這些都是踏實而刻苦的日常修行。少事少業、少語少思、少世間事更是助道因緣。佛陀反對社交，夥伴關係，他認為出離、獨居、平靜、覺醒的喜悅在群聚時是無法成辦的。他也反對閒談，無用的談論例如食物論、床室論、女論、男論、世俗學說等會妨礙修行，可以談論的有十種事：少欲、知足、遠離煩惱、無著、精勤、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。早晚課是大部分出家人必作的日常薰修，憑著發願、懺悔、迴向等宗教力量，將心智強化，去作艱巨的普度眾生工作。除此外，出家人對其他佛事儀規，如大悲懺、梁皇寶懺、水陸法會等也懂得作，能領導信眾作冥陽兩利的佛事。一般來說，有經教師及經懺師兩類，經教師主要說法及深入經藏的弘揚；經懺師則主要在唱念方面領眾。但不論何師，均不宜以此作討生活的途徑。有些出家人很堅強，常抱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宗旨，不願被人誤作寄生蟲。那麼，出家人的經濟生活該如何解決呢？佛世時，出家人都以乞討為生，不會儲蓄，不用担心。但印度人有供養出家人的習慣。各地民風不同，出家稍為打算也無可厚非，也是有其需要。有些出家人在出家前已置有物業及生活費，可專心修行及弘法，不用操心生活費；有些出家人在寺院安單，由寺院供養；有些雲水僧到處安單，隨緣度日；有些在出家前或出家後找到護法，作長期或短期的供養；有些利用佛教專業謀生；有些作投資或以世間技能謀生。不論何種方式，均須不時反省出家所為何事或是否利益眾生，更要特別留意不要為聖教帶來傷害。出家人本應過群體生活，

有紀律，無私，無我，互相扶持，利用團體的力量去度生及自我修持，這是正常道及功效快的方式，在大眾互相策勵，監察下，互補不足。除了堅守別解脫戒外，更要遵從共處的六和敬、身和同住、口和無諍、意和同悅、戒和同修、見和同解、利和同均。在叢林或各別道場也要遵守規約，務求達到守法守紀，去除自私，自大，我執，自能達到無我利他的境界。

大眾都有一種錯誤觀念，以為出家人很閒，更有一些小說描述出家人終日琴、棋、書、畫，無所事事，這都是不正確的觀念。這類消閒遊藝不是出家人的正業，更是出家人極力避免的，以防「著」或「掛礙」。嚴格來說，出家人比世間其餘人更忙，更多事需要兼顧。

... 下期續完

— 夢函居士書法 —



飯食，以
滋潤色身
別忘
長養法身
存續慧命

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那羅

這裡可能有你終生追求的東西
當你正踟躕、彷徨
不斷詢問人生的意義
甚且於生死浮沉
這裡將令你安然

當厭倦於營營役役
這裡不但得到救贖，實現夢想
更能追尋人生的真諦
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他
這裡將令你終生難忘
也許，那更是改變你多生的地方



鏡中花非花
水中月非月
能照見什麼
映現什麼？

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(五) 須蜜那

度生夢

在一個寒冬的晚上，街上刮著刺肉的大風，空無一人，路燈格外昏暗。佛哲書舍內燈火通明，五人正在圍爐聊天，蒸氣從滾燙的熱窩中冒升，帶著菜根香。食物剛熟即被搶空，需待另一輪爭奪。

小吉舐著舌頭道：「如果每天能這樣享受暖食多好！」

「當然好，」野草搶著道：「每天這樣冷，沒有客人來，工作自然輕鬆。加上公司出錢圍爐。當然日子好過，但恐怕吃不了多少餐便需關門啊！」

小龍喝掉碗中的熱湯，滿足地搓著肚皮道：「如果不用擔心錢，每天輕鬆地接待客人，說法談道，或是聯絡佛友度生，圍圍爐，看看書，聽聽佛樂。這樣的人生何其美妙，我一定到來當全職，再無樂趣去面對外面的鬥爭世界，更無須去尋人間樂土了。」

「請你落力點幫客人要的書找出來，趕快開單收錢，公司的電費單已拖了很久。」野草不滿道，隨即轉過頭對著腦袋說：「腦袋，你的書目怎麼到今天還沒出來，你不是說好上個月出來嗎？」

「快了，快了。」腦袋望著熱窩道：「如果不是黑客入侵，早已出來了。請多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吧！」

「有什麼弘法利生的工作及地方比這裡更好呢？」五人中唯一的一個出家人道：「進來的都是渴求佛法人，我們所學的正好大派用場，這裡真可說是濁世清流，更是諸上善人共聚一處。綜觀其他地方，能發揮度生功效，真正做到道場般，能有幾處呢？我但願能生為『佛哲』人，死是『佛哲』鬼。」

「我最喜歡見到老師、教授等到來選書，不只能夠服務他們，更可請教他們很多問題。」小吉邊喝可樂邊說：「有一次我們班上的老師到來買書，很訝異在這裡見到我，我也很訝異見到他，他不斷對我鼓勵，使我欣喜了好幾天，我最大的夢想是能有一所純樸的學校，讓我專心在裡面求學，每天聆聽法音。我更將理想開遍五洲各地，使其他人甚至落後地區的人都得聞佛法。」

「那我要歐洲好了！」小龍走到牆壁旁，望著一張世界地圖道：「如果能到維也納將佛樂及梵唄推廣交流，再到歐洲巡迴演奏，偶而到巴黎與那些浪人藝術家寫畫、談道，那真是死而無憾了。」

「我比較喜歡加拿大的寧靜，適宜修行，偶而到熱鬧的美國說法。」師父也興緻勃勃道：「經過這些日子，我瞭解到弘法利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如果沒有公司的支持及與各方面的開展，這些夢想恐難實現吧！」

「一定可以的。」野草激動道：「公司已實現了多個夢想，將來更要圓更多的夢，只要我們很努力，很發心，一步一步踏實去走，一定可以的。但記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幸福不會從天上掉下來。我身體不好，怕冷，歐洲、美洲都不會去。小吉！你可以在亞洲分一、二個國家給我嗎？還有這裡也是我的，你們不要沾手啊！但下個月的講座海報，你們可自行分配領域去張貼。」

各人享用完豐盛的食物後，挨著靠背椅，品嚐中國茗茶，沒有人要離去，但夜已深，睡意正濃，沒有人開腔。突然，小吉天真道：「如果我們這刻死掉，或是其中有人離世怎麼辦？我們的夢還未開始呢？」

「傻瓜，」師父安慰道：「那有那麼容易死掉呢？」

「我說如果」小吉道。

「如果這些夢這生不能圓，下世我們仍會續前緣的。」野草堅決道，把手平伸出來，各人很有默契地同時將手伸出，拍掌為盟。

「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密碼，在來世或昏迷時互相提醒呢？」小吉天真地問。

「菩提心」

「大悲緣」

「離苦安樂」

「不好，」野草否決道：「就叫『度生夢』吧！」

女尼之死

「在燈明寺的後園中，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，口中不停唸著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五塊較大的大石，半圍著老師父，上面各盤坐著四個小孩，還有一個小孩倒掛在一棵樹枝上，雙手互抱胸前，不時輕擺動。

老師父望著石上的四個小孩道：「你們知道人一生中有那五樣東西是真的福氣呢？」

沒有一個小孩回答，老師父續道：「五福中其中一項是好死。須知大部分人總是死得很辛苦，不是橫死，就是牽掛死，激氣死，或是惡疾纏身，要死不死等。要好死真的一點不容易，也沒有任何把握。」

老師父逐個小孩望了一眼，發覺他們仍在聽，續道：「且說六十年前一個女的老師父就是那麼好死，平時沒病沒痛，年紀大了也如常人般能走能做，從來只有她服侍人，一點也不需別人服侍。臨往生數天突然對身邊數個弟子說：我要走了，今天晚上我要走了。但身旁一個弟子急忙說：別走！別走！待我把你的臨終海青做好才走吧！請給我三天時間，日夜趕工。這三天，女老師父如常地生活，沒有任何異常的舉動。倒是她身邊的弟子忙進忙出，擾擾攘攘。三天過後，她自己清洗完畢，換好衣服，走到西歸廳去，唸了一句『南無阿彌陀佛』後就躺下往生了。死亡對她來說如睡覺般容易，不！比睡覺還容易，因沒有失眠，且控制自如。」

「我也能控制睡覺呢？」倒掛在樹上的小孩大聲道，雙手仍互抱胸前，輕輕擺動。

「我所說的是真人真事」老師父說：「這女老師父是『一花開五葉』的其中一葉，她那一派至今仍延續著，其餘四派已湮沒。她為何福氣那麼大，生前所作何事？」

「或許你們以為她是修行人，甚麼都懂吧！」老師父稍停一會，續道：「原來她沒有上過學，完全不識字。連出家人的早晚課也不懂，打坐也定不下來。終日忙進忙出都是為其他人的生活，如孤兒、鰥寡、老者、病者、死者。吃飯，補衣，乞錢，修補屋漏、傢具，拾荒。與一般人無異，只是比別人更忙，更用心。她唯一叫人想起佛教的地方，就是她的外相及口中常念『南無阿彌陀佛』，對任何人事如孤兒、病患、死者、謾罵、讚賞等，她總加上一句『南無阿彌陀佛』，這句佛號與任何順逆，人物或萬事萬物都扯上關係。我真懷疑她師父什麼也沒教她，只此一句佛號。」

「我也懂唸『南無阿彌陀佛。』」坐在石上的一個小孩道：「沒有人教我啊！我每天至少唸上一百遍呢！」

「她一生照顧及收養的孤兒不少，沒有人知道數字，我相信她自己也不知道呢，因為有些小孩長大後回來看她也印象模糊。」老師父不理會小孩續道：「不單是小孩，附近的貧者、老者、病者都受過她的照顧，恩惠。更有些人濫用她的照顧，但不會聽到她的怨言。當日日軍攻陷南方，殺了很多人，遺屍街頭，她安葬了不少，且對每一受害者念佛迴向。終生勞勞碌碌，沒有一刻安定下來，卻從來不會積蓄，幸而她一生沒有什麼病痛，否則不堪設想。當年大陸極度貧困，那些孤兒、老者都不夠飯吃。她就從大陸走多天的路到香港來化緣，沿途不斷念佛，祝福每一戶人家，對那些拒絕或罵她的人也不會生氣，同樣以一句『阿彌陀佛』去祝福。鄰居實在看不過眼，常勸她要多為自己打算，不要那麼好心去助人，被人欺騙。她同樣以一句『阿彌陀佛』去回應，把那些鄰居氣得半死。」

「她做的很多、很多。懂的很少、很少。是什麼信念使她嬌小的身軀支撐下來；心中想些什麼，沒有人知道，她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的感受、喜惡，或是數說她的過去，作了那些事。似乎她是天生的牛脾氣，只懂得工作。但五福中的好死，沒有病痛她是做到了。

至於她是修行人？不是修行人？就無從稽考了。」

心經是最熱門的經典之一，不論講解及註釋者，多不勝數。何以仍要繼續註解？

一. 精簡——或許心經義理太深太廣，很多解經者太詳盡，使忙碌的現代人無法接近。尤有甚者，除作多方面的學術比較外，更將多方面的資料搜羅論列，叫人吃不消。因此，本解務求精簡，純以義理探討為主，如欲進一步瞭解，可參考其他著作。

二. 不同的切入角度——心經是一本很好的概論書，涵盡了佛教世出世間的重要概念。故研讀心經無異對掌握佛法或將來鑽研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此解從一個新角度切入，希望對理解有助。

世出世法

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每個佛教徒都希望證得智慧，去度脫生死苦厄。祈福、趨吉避凶，只是信佛的一點附帶利益，人生中逆境是無法避免的，能夠證得智慧去面對逆境，才是究竟之道。智慧除了大家認識的世俗智慧外，更有出世的智慧，就是了別事物、煩惱、人生的真相，不去作世俗煩惱糾纏的無謂事。更有進一步的世出世間智慧，就是抱著出世心入世間普度眾生的智慧。有了這些智慧，自能自利利他，度一切苦厄。

小乘主要修戒定慧，側重對治，斷煩惱，果位是四向四果。大乘主要修六度、四攝，有五十二階位。品位高低，視乎修行功夫，亦即智慧的深淺。

菩薩修行功深，再不執著斷煩惱，離生死，證悟。他深入空性，看破萬事萬物，了悟煩惱即菩提，生死涅槃無別。消除對立，二分。能無懼無惑入世。到最後，任運自然，連那種智慧都沒有了，只是默默做著度眾生的事，卻沒有感覺有眾生可度，就如水，當滲入糖分，拌勻後，跟一般水沒有分別，只是較甜，有甜的作用。

菩薩與佛沒有分別，只是修証不同而已，菩薩如十三、十四的月亮，還沒有圓滿，而佛如十五夜月的圓滿，故名無上，無上正等正覺。菩薩覺未圓滿，名為般若；及證得究竟圓滿，即名為無上菩提。無上菩提，更是福與慧兩相圓滿，即福慧兩足尊。

諸位同學，上來已幫你們重溫了佛學班的重要概念。佛學的基礎，你們已打得很好，憑著這基礎，你們可深入研究或自我進修，悉隨尊便，但不可停頓下來，人生要不斷上進，渴求進修的程度，視乎你們的理解及受益多寡而定，更是你們過去學習程度的指標。

有了以上的基礎，去瞭解心經將變成容易的事情。

現在請跟我一起誦心經，看有否特別的體會，更可入正定，深入經藏。

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· · · · · ·

心經，心即最精要，最中心，最簡要的意思。

心經分三部分：

一. 序分 —— 即大綱：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二. 正宗分 —— 即內容：從「舍利子！色不異空· · · · · · 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三. 流通分 —— 即總結、讚嘆、迴向：「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· · · · · · 」至尾。

一. 序分：即大綱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

觀自在菩薩 —— 觀世音菩薩，或是能做到觀自在境界的所有大菩薩

觀：照見五蘊

自在：度一切苦厄

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—— 行：修行

深：深入，深定境界

般若：無漏智慧

波羅蜜多：圓滿到達彼岸

照見五蘊皆空 —— 照：觀察
見：體驗 } 觀照證悟到

五蘊：生命現象，乃至世間一切現象

皆空：都是不實在，無常無我的

度一切苦厄 —— 修行至此境界，就能

度：度脫

一切苦厄：所有的苦惱，包括人我的苦惱

到此修行境界，不單能解脫自己的苦惱，更能影響，解脫別人的苦惱，自利利他。

這序分由大菩薩的深定修行，帶出下文的描述，何謂般若智慧？如何發揮作用？如何度一切苦厄？乃至最高的成佛境界，其關鍵處在修行般若及度一切苦厄兩點。亦即修福修慧的成佛要素。

全篇盡在解釋般若，而般若貫一切，包括世間法及出世間法，般若無處不顯現。般若是佛教的核心思想，也是不共法，修行般若能了生脫死，能滅苦，能自度度人。因此是最精要，最上，最重要的。

五蘊皆空，五蘊是生命觀，亦是世間主要現象，如能理解五蘊皆空，其他森羅萬象便不難理解了，更可籍此進一步理解其他深義。

... 未完 待續

佛教宣言 那羅

在世界歷史上

佛教第一次宣布

每個人自己能夠得到拯救

此生此世通過自己得救

非餘人或他神能賜與

要解決最深遂的問題

從視野內掃除整個強大的有我學說

此種學說

至今仍如此普遍

千生萬代統御著

蠱惑著我們的心智

輪迴、墮落、痛苦

觸動著根本無明

都是這個我在作祟

時時刻刻提出無盡要求

永不滿足，永遠二分

直至時間的盡頭

在人類歷史中

佛教於此宣言

獨一無二的無我說

正是自他得救的因緣

越過無邊苦海

燈明寺方丈囑我到這寺的講堂來，勘察大門的結構及將它翻新。踏進偌大的講堂，但見空空曠曠的，只有中間放著兩張書桌及兩張座椅，一個高瘦的僧人對著桌上的佛經，向對面的胖僧人講解經文。胖僧人不停在桌上寫筆記，偶爾抬頭望望瘦僧人。瘦僧人年紀雖不太大，但講經的速度略嫌慢，且老氣橫秋。奇怪的是，音調及聲音出奇地響，彷彿講堂內坐滿了人，要提高聲調好讓每個聽眾聽得到。但由於鄉音重，我只聽到維摩兩字，兩個僧人都很專心聽與講；對我的進來視若無睹，我也省掉打招呼應酬，專心自己的工作。

無意間，我發現一個年輕僧人在講堂的角落，拿著一塊抹布不停揩抹，速度奇慢，毫不起眼，才使我甫進來疏忽了這個人的存在。另一個年輕僧人低著頭在門外拿著掃帚慢慢掃，也是出奇地慢；兩個僧人在講堂外不遠處下棋，低著頭沉思，久久才下一步，整個佛寺像凝在那裡。我掉回頭，專心自己的工作，盤算數天的工程能否提前完成。

第二天很早我到達講堂開始工作，希望儘快把工程完成離去。沒多久便見到年輕僧人輕快地走到講堂角落慢慢揩抹，另一個年輕僧人不知何時已在講堂外慢慢掃地；而兩位下棋的僧人也在不知不覺間來到。突然，

數個僧人排成一字形如御風般靜靜走進講堂隔壁的禪堂去；最後看到聽與講的肥瘦僧人走進講堂中間，沒有向我望上一眼，當然連打招呼也沒有了。才坐下，也不見他們交談，瘦僧人便拿出佛經開始講解，胖僧人總是低著頭不斷的寫。

接下來數天，我們重複著這等活動，不論時間及程序，絲毫不差地重複著，日子過得既悶且快。只見到那麼大的地方只有兩個僧人應用，其餘僧人的工作更是不堪，不免對他們的浪費感到不滿，幸而我的工作將要完成，可早點離去，不須默在他們中間。我邊在門外工作，邊自言自語疑問他們這樣將消磨多久？這講經課程需時多久？正好禪堂的數位僧人走過，只見其中一人道：「三年。」

我嚇了一跳，仔細看看那數位僧人，發覺他們的耳朵特別大，像接收器般。突然，一陣寒風不知從那裡吹來，直吹入我的心中，使我打了一個寒噤，我走進講堂，聽到一些怪聲發自左上角，隨即靜下來，我抬頭觀望，見到一道藍光在屋角飄過，轉瞬即逝。但胖與瘦僧人仍在那裡聽與講，一點反應也沒有，我向寺外跑去，再也不敢回來。

多年後，我見到很多師父開講「維摩經」的消息，更有一本「維摩經講記」的書出版，聽說銷路不錯呢！



編輯：菩薩藏編委會 | 發行：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| 贈閱：佛哲書舍 buddhist-bookshop.com

太子店：洗衣街241A地下
電話：(852) 2391-8143

大學店：薄扶林道65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517-8860

中環店：干諾道中63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3421-2231

銅鑼灣店：摩頓台灣景商場21號
電話：(852) 2895-2890

馬頭圍店：馬頭圍道284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994-6619

元朗店：安樂路49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479-5883

台北店：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
電話：(02) 2370-4971

